

徐福东渡九百六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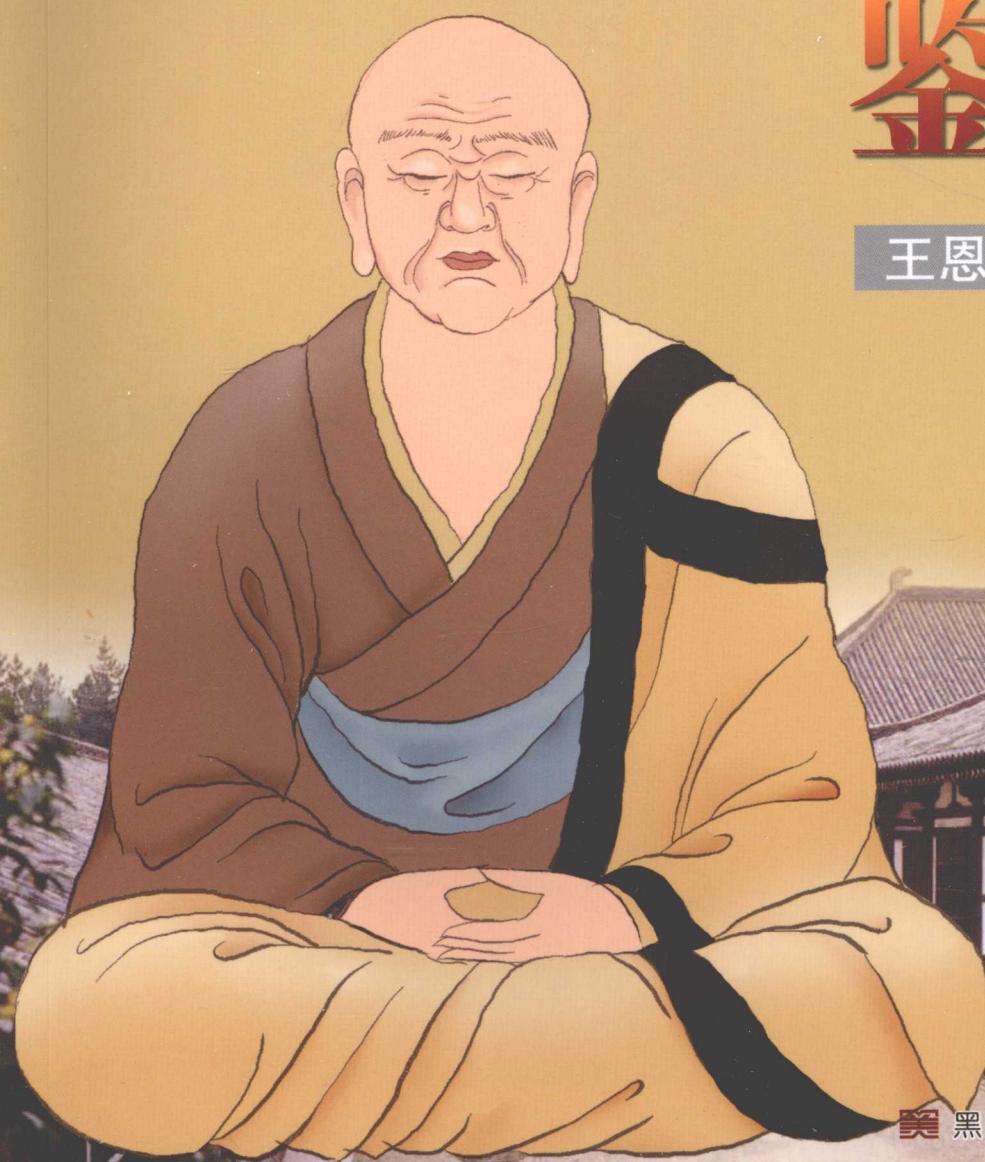
圣武天皇钦请唐朝大和尚鉴真东渡

重振日本佛教

# 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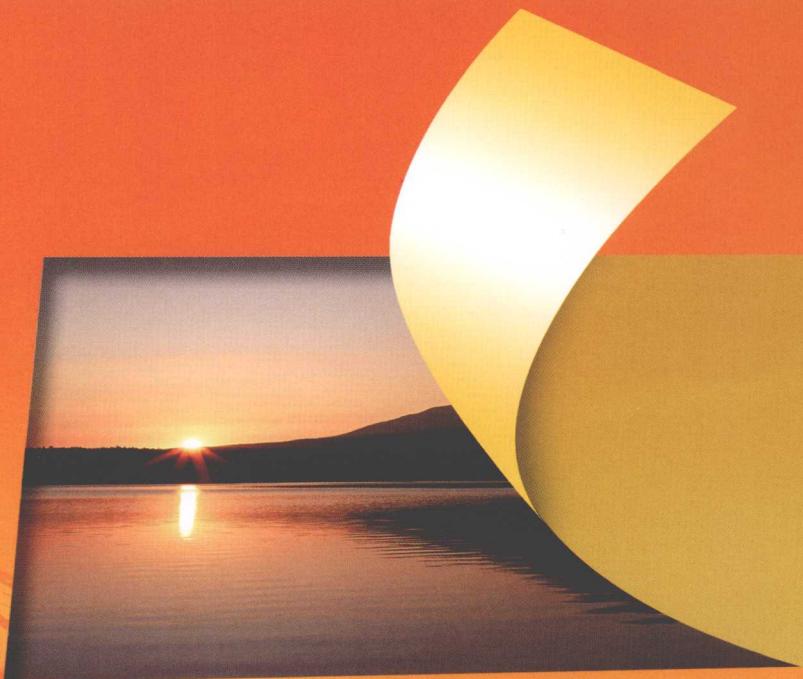
# 鉴真

王恩祥 编著



# 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 鉴真

王恩祥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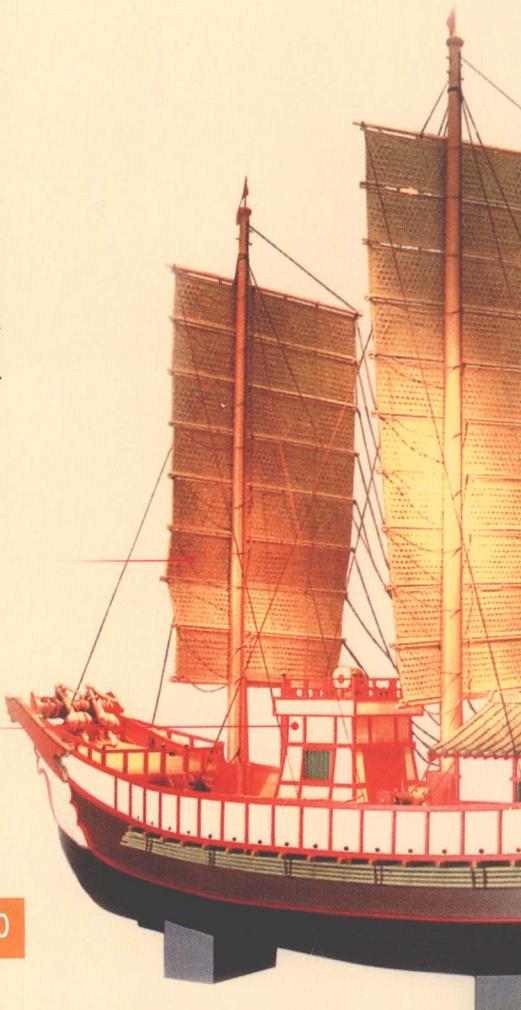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 目 录

|                           |    |
|---------------------------|----|
| 第二章 孝谦天皇为鉴真大和上建「唐招提寺」     | 26 |
| 第一节 讲堂 ······             | 26 |
| 第二节 金堂 ······             | 26 |
| 第四节 光仁天皇追谥鉴真「过海大师」封号      | 20 |
| 第三节 鉴真到达日本京城奈良 ······     | 20 |
| 第二节 圣武天皇钦请鉴真重振日本佛教 ······ | 18 |
| 第一节 古代日本人的信仰 ······       | 13 |
| 第一章 「鉴真东渡」缘起 ······       | 4  |
|                           | 1  |

|                            |    |
|----------------------------|----|
| 附录一 《唐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反向排序）     | 90 |
| 附录二 《东征传绘卷》（反向排序）          | 64 |
| 第三章 日本「文章博士」撰书《唐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 | 35 |
| 第七节 御庙                     | 32 |
| 第六节 戒坛                     | 31 |
| 第五节 金龟舍利塔                  | 30 |
| 第四节 经藏 宝藏                  | 29 |
| 第三节 御影堂                    | 27 |



# 第一章

CHAPTER I



日本遣唐使船（模型）万叶历史馆藏

## “鉴真东渡”缘起

JIAN ZHEN DONG DU YUAN Q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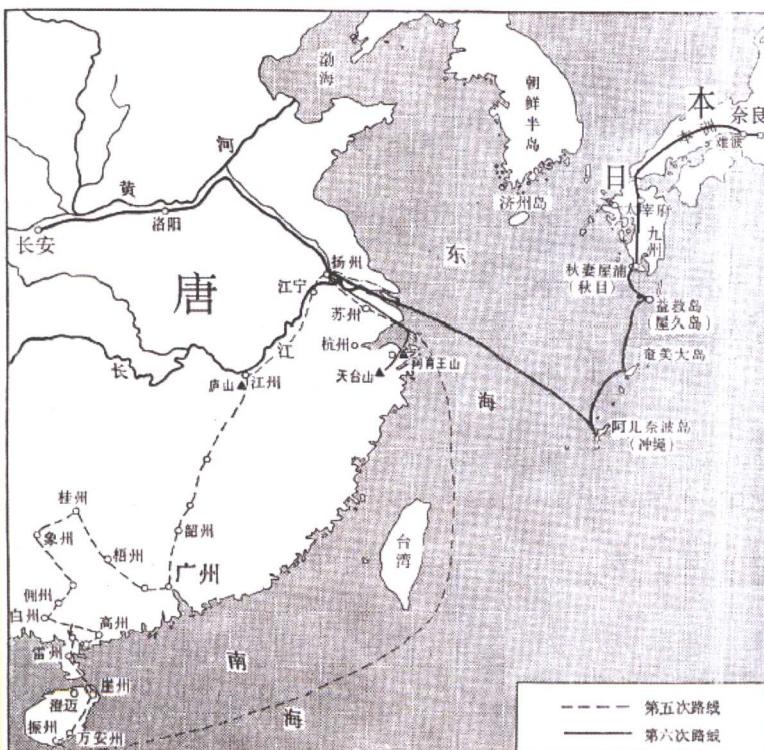
# 第一章 “鉴真东渡”缘起

公元七五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扬州大明寺授戒大师鉴真，率21名佛门弟子，由专程赴唐朝邀请大师东渡的日本奈良大安寺和尚普照陪同，乘日本遣唐使船抵达日本九州岛最南端的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九州萨摩半岛鹿儿岛县川边郡坊津町秋目浦）。可以说，这在那个年代实在是一次“艰难的‘远航’”。

因为在此之前，鉴真大师已历经了十二年时光的五次渡海失败，数十名随行弟子及前来迎请的（二位日本僧人之一）奈良兴福寺和尚荣睿，先后在五次渡海中遇难和病逝。鉴真大师也由第一次出海时腿脚灵便的54岁壮年成为66岁且步履蹒跚的老人；特别是由于操劳、苦心应付家乡弟子真心挽留和多方阻拦，老人家已经双目失明……。而尤

令鉴真老人揪心的是，来唐迎请大师的日本奈良兴福寺高僧荣睿，在第五次渡海失败后（渡船被台风刮到了海南岛）病逝于返回扬州的途中……。

五次渡海失败和种种始料未及的不幸都未能动摇大师东渡的“不改决心”，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二位日本僧人诚意迎请的“感动”；还是来唐迎请鉴真的二位日本僧人确实带有“不成‘使命’”？而致使



鉴真东渡路线图



鉴真东渡上陆地——日本九州最南端的秋目浦海岸



双目失明的鉴真大和尚画像（唐招提寺藏）

大师既或葬身大海也“在所不辞”！

虽然故国后人，亦在日本史书中读到了这位先辈留给日本佛教的不朽影响，但那毕竟只是些“片片、段段”的文字，而且一些文字地“表述”也十分“暧昧”。

笔者怀着诸多“不解”和“期待”，于鉴真大师东渡一千二百年后，从大师在日本岛登陆的萨摩半岛，到日本天皇敕地为鉴真大师修建“唐招提寺”的古都奈良，数度往返，用时三年，寻到极为宝贵、且很少有国人知晓的“秘闻”——

终使笔者真切地见到了“鉴真大师留在日本的‘辉煌’”！



笔者在鉴真上陆的九州秋日海滨

## 第一节 古代日本人的信仰

日本人自古以来就笃信“万物有灵”和“先祖灵魂能给予后代护佑”。

从公元前三世纪，徐福携水稻种子来到这个土著人只知道食用陆地兽肉和水中鱼类的日本荒岛，并种出大米时起，日本人就

把徐福拜为保佑他们的天神、大神，把维系他们生命的大米视为“圣物”。直至现代，仍在很多隆重的仪式中，祭拜“稻穗”；历代天皇更是“一丝不苟”。可以认为，日本国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方式、且亘古不变的“有神论”国家。

古代日本人认为，他们所以能平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就是得到了“神灵的恩赐与保护”。日本人最崇拜的是太阳神（亦称天照大神）和祖先神。“天皇家族”就是日本人的“祖先神”。

释迦牟尼的佛教传入日本，已是公元六世纪的事了。传播的路线是从中国大陆经朝鲜半岛传入的。关于佛教传入，在日本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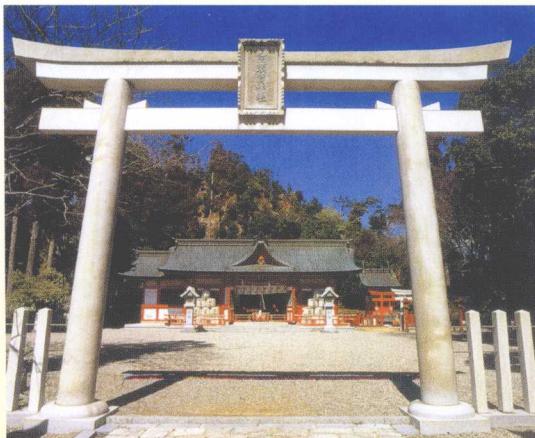
笔者在前往奈良的途中



两种说法，一种是民间传入，称“私传”，于公元522年；另一种说法是所谓官方认定的“公传”，于公元538年。到今天，佛教在日本，已经延续了一千五百年。而且相当“盛行”。一亿二千七百万的人口，有近一亿人信奉佛教。乃至可以认为，日本是一个“神、佛”并重的国家。笔者从一些“文献”中看到，佛教传入日本之前，日本人的信仰以“神”为主，最大的“神”就是徐福。而在佛教传入后，神的主位逐渐让给了佛，但“佛”与“神”并不“对立”，只是排位为“佛主神从”。包括最早、最大的徐



福神，也有了新称谓：“大权现”（日本学者解释为：徐福大神即是“佛主”在日本的“权现”）。



佛教在日本，为什么会如此“长盛不衰”，而且是从最早的“神国”发展到后来的“神、佛并存之国”？

笔者考证认为，日本“朝廷”，或说日



古画 宫廷内的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法隆寺藏）

本国家最高统治者“天皇”代代诚信，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佛教传入日本不到百年的六世纪末，日本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第33代，公元592年继位），推古天皇在位期间，立“厩户皇子”为摄政王（死后追谥“圣德太子”）。厩户皇子笃信佛教，由这位皇子亲自主持，在全国修建佛寺达9座之多，致使信奉佛教的人遍及全日本，而且可谓，在日本佛教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尤其天皇（朝廷）治国，主要通过佛教这条“管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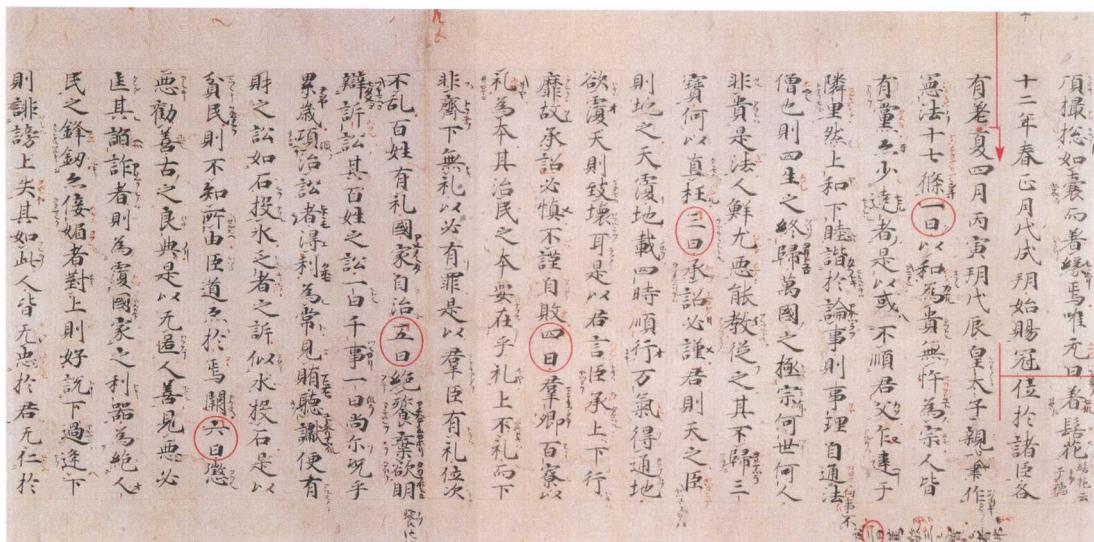
但，日本佛教在世界上有一个非常值得

关注的特点，即可称为是“中国式佛教”。虽然佛教是公元前六世纪，由南天竺国（印度）净饭王子释迦牟尼创立；公元一世纪的两汉时期传入中国。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生存了500年后的魏晋、南北朝年间逐渐传入日本；隋、唐年间发展至顶峰。

厩户皇子是在佛教传入日本40年后出生的（公元574年）。他是当时用明天皇的第二子。厩户，自幼在宫廷内由留学隋朝的“宫廷博士”觉哿，教授儒学《论语》、《尚书》、《礼记》及《左传》、《史记》、《汉书》等汉文典籍（据考，当时日本国尚无本国文字，宫廷文书全用汉字书写。借用



# 第一章 | “鉴真东渡”缘起



这是当年用汉字书写的“圣德太子宪法”（法隆寺藏）

汉字创造的“平假名”、“片假名”是在公元9世纪完成的；15岁时，厩户皇子又向在隋朝出家的高句丽名僧慧慈学习《一切经》（大藏经）等九部佛学经典……。致使厩户王子成为当时宫中一名熟知儒学和佛学的奇才皇子。

推古女天皇继位（592年）后，立厩户皇子（实际上，厩户是推古天皇的侄儿）为摄政皇太子。据史书《日本书纪》载：推古天皇把朝廷事全交厩户皇子“总摄万机，行天皇事”。又据日本文献载，推古天皇十二年（603年），圣德太子亲笔制定日本《宪法十七



古画 圣德太子向儒学大师觉哿请教（法隆寺藏）

## 聖德太子憲法

推古天皇十二年夏四月丙寅朔。戊辰。

- 一曰。以和為貴。無忤為宗。人皆有党。亦少達者。是以或不順君父。乍違于隣里。然上和下睦。諧於論事。則事理自通。何事不成。
- 二曰。篤敬三寶。三寶者仏法僧也。則四生終歸。万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教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
- 三曰。承詔必謹。君則天之。臣則地之。天覆地載。四時順行。方氣得通。地欲覆天。則致壞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詔必慎。不謹自敗。
- 四曰。群卿百寮。以禮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禮。上不禮而下非齊。下無禮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
- 五曰。絕饗棄欲。明弁訴訟。其百姓之訟。一日千事。一日尚爾。況乎累歲。須治訟者。得利為常。見賄聽（ゴンベン十「獻」）。便有財之訟。如石投水。乏者之訟。似水投石。是以貧民。則不知所由。臣道亦於焉闕。
- 六曰。懲惡勸善。古之良典。是以無惹人善。見惡必匡。其誣詐者。則為覆國家之利器。為絕人民之鋒劍。亦佞媚者。對上則好說下過。逢下則誹謗上失。其如此人。皆无忠於君。無仁於民。是大亂之本也。
- 七曰。人各有任掌。宜不濫。其賢哲任官。頌音則起。奸者有官。禍亂則繁。世少生知。尅念作聖。事無大少。得人必治。時無急緩。遇賢自寬。因此国家永久。社稷無危。故古聖王。為官以求人。不求官。
- 八曰。群卿百寮。早朝晏退。公事靡（「鹽」の右上の「鹵」の代りに「古」）。終日難尽。是以遲朝不逮于急。早退必事不尽。
- 九曰。信是義本。每事有信。其善惡成敗。要在于信。君臣共信。何事不成。君臣無信。万事悉敗。
- 十曰。絕忿棄瞋。不怒人違。人皆有心。心各有執。彼是則我非。我是則彼非。我必非聖。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誰能可定。相共賢愚。如鑛无端。是以彼人雖瞋。還恐我失。我獨雖得。從衆同舉。
- 十一曰。明察功過。賞罰必當。日者賞不在功。罰不在罰。執事群卿。宜明賞罰。
- 十二曰。國司國造。勿斂百姓。國非二君。民無両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何敢與公賦斂百姓。
- 十三曰。諸任官者。同知職掌。或知職掌。或病或使。有關於事。然得知之日。和如曾識。其以非與聞。勿防公務。
- 十四曰。群卿百寮。無有嫉妬。我既嫉人。人亦嫉我。嫉妬之患。不知其極。所以智勝於己則不悅。才優於己則嫉妬。是以五百之。乃令遇賢。千載以難待一聖。其不得聖賢。何以治國。
- 十五曰。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凡夫人有私必有恨。有憾必非同。非同則以私妨公。憾起則違制害法。故初章云。上下和諧。其亦是情歟。
- 十六曰。使民以時。古之良典。故冬月有間。以可使民。從春至秋。農桑之節。不可使民。其不農何食。不桑何服。
- 十七曰。夫事不可斷獨。必與衆宜論。少事是輕。不可必衆。唯違論大事。若疑有失。故與衆相弁。辭則得理。



法隆寺壁画——圣德太子

条》；并对朝廷上下官员分为十二个等级。即，德、仁、礼、信、义、智六级（设正、从位共为十二级）。从“宪法十七条”可以看出，用词，全部源于儒家的“四书五经”，并在第一条明确日本国的国体：“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第二条，“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

在厩户皇子摄政的三十年间，亲自主持修建了九座佛教寺院。如一直影响至今的法隆寺、四天王寺、元兴寺等。其中法隆寺是日本的第一座佛教寺院，始建于推古天皇十六年（607年）。

可以认为，厩户皇子在古代日本国，

既是一位深谙儒家学说又笃信佛法的实权人物。成为日本历史上功绩卓著的“帝王”（后世“文献”，多称他“圣德太子”）。

然而，佛教在中国隋、唐年代毕竟有了很大发展和创新，尤其在宗派方面与原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初期相比，增加了许多派别。诸如天台宗、律宗、禅宗、法相宗、净土宗、密宗、真言宗……等等。而日本佛教从传入时起，就埋下一个“隐患”。即，少传了“律宗”。而律宗又恰恰是信奉佛教所必须遵循的“规矩”。

只知道“信奉”而不懂“规矩”，就势必“生乱”。



奈良法隆寺

事实果然如此，由日本天皇倡导国民信奉佛教，特别是“出家人不纳税、不服劳役……”，当然深得百姓倾心，一时间，信奉佛教的人可谓“铺天盖地”……。在圣德太子死后的几十年间，日本出家的男人几乎占到全国男人的一半。

这怎么得了，强壮劳力都进寺院“出家”了。那，谁来种田？谁来经商？又谁来充军……？都出现了难以补救的危机。虽然说天皇有掌管佛教的最高权力，但天皇毕竟只能在“宫中”，不可能直接到寺院中去“管事儿”。寺院里，还是要由“住持和



法隆寺立佛像

尚”执掌。而寺院的“住持”又只能秉承天皇的“旨意”鼓励人们“出家”，而从不知道该如何让已经出家的僧人再回家“还俗”……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状况”成了日本天皇最为头疼、最为难办的“国事”！



法隆寺五重塔



法隆寺“梦殿”——圣德太子理政的殿堂



## 第二节 圣武天皇钦请鉴真重振日本佛教

直到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时期，才算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解铃还要系铃人”。从中国唐朝传来的“中国式佛教”，如何“做”？必须再去“问中国人”。

经过派遣几批赴唐“学问僧”才弄明白，日本佛教所以出现如此“混乱”而不知如何控制的局面，是佛教传来日本时未传“律宗”（授戒）所致，也就是，日本佛教在圣武天皇之前不懂也根本“不受戒”。而对于“出家作和尚的人”来讲，“受戒”又是必须履行的“仪式”。比如，受五戒为“居士”，可以不出家；受十戒为“萨弥”，为寺院里的一般僧人；受具足戒才可称为“和尚”（必须在寺院里“出家”）。而具足戒的“戒条”十分繁琐和严格：“僧”为250条，“尼”竟多达348条，做到非常不容易……。另外，授戒仪式，也非常讲究和不可更改——授具足戒的仪式，必须在正规的“戒坛”上举行；授戒时，要由三位大师主持，即授戒大师、教授大师、羯磨大师；除三位大师主持外，还要有七位受过具足戒的和尚，于整个授戒过程中在旁“见证”。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授具足戒必须有“三师七证”在场。

而当时日本出家的“和尚”，由于不懂“戒律”全然不经过这样复杂的“程序”。只要自己走进寺院，面对“菩萨”说：“我宣誓信奉佛教”就算“出家”了。这在日本被称为“自誓受戒”。而若按中国式佛教的“说法”，这种“出家方式”是不能“算数儿”的！

圣武天皇得到“如此”才能进入佛门的“情报”，简直“如获至宝”。

圣武天皇的“结论”是：虽然佛教传入日本已有200年，但，严格说起来，日本



日本国第45代天皇——圣武天皇